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篁墩文集卷九十三

明 程敏政 撰

詩

奉詔北上留别諸鄉舊

山堂三載病夫身簡冊長餘未了因恩重有勞催北上

才非那克贊東巡蕭蕭院竹難離我的的江梅欲笑人

珍重友朋相餞意不辭傾倒渭城春

别鄉友

山下郵亭半掩門故人迎餞一開尊東風别路遥相指隔岸人閒是鄭村

宿水西寺

匆匆行李欲趨朝更向山中住一宵野衲似驚來舊雨舟人相慶得新潮行分曉色鐘初動賸足春風酒半消前路不堪為别處浦雲江樹隔河橋

世禄堂為績溪仁里程佐時賦

重對青山起畫堂義兼君父兩難忘槐塘業在清風遠

花縣人歸白晝長聚族久題仁作里傳家真守墨為莊
百年肯構還相勉世牒無慚洛下房
弘治戊午春正月十三日舟次淳安春霖不止
進士維揚張君鳳舉方知縣事以燈節燕予
酒後賦此紀事兼致謝意
令尹相揖作上元連朝春雨客心煩遥看漁火乗村暗
不見星毬照市繁宦轍未須驚節候人情猶喜近鄉園
太平風物揚州盛贏得清宵一晤言

具慶祿壽堂

一周花甲到生時春溢庭闈髮未絲嬖舍雨晴鸛送喜蓬壺風便鶴傳辭問安長擁摳衣士調膳仍多潤筆資儘釀泮宮池下水年年增入九霞巵

為文模題西坡卷

青山一路繞青溪別墅分明似瀼西何日杖藜尋北阮手摩新竹更留題

東田

泮隣有居東有田田上結屋窮遺編水雲四擁足漁樂
更闢小圃臨回川可漁可圃未宜稻傍人莫訝非東阡
租魚課蔬亦田爾何必鉏艾求豐年鳳池猶子遠大器
雅志伊萬非徒然一朝射策取上第髙才萬選如青錢
分符早帶勸農字牛刀小試青溪邉廊廟大用多自此
窮達肯為時情牽行人三日坐春雨割鮮膾玉勞相延
官箴民瘼幾傾倒故鄉此地猶拳拳應知異縣簿書暇
時遣舊樂歸鳴絃官舟斜日重君意不惜為賦東田篇

張君鳳舉世居泰興亡友中舍世璉之從子也所居學宮之傍其東有田數畒君嘗構書屋其上四周多水可漁有小圃可蔬因以東田居士自署求志之時也今君舉進士高第茲作縣淳安達道伊始尚眷念故居窮達不易者之所為也予北上道出青溪阻雨君語及之且請一言因輒賦此而蓬窓𪘏𪙊人事倥偬疾行善步惡可得乎其不足為羣玉之倡可知矣

弔劉竹東後賦此

春泥半擁蓬扉開蕭蕭翠竹如新栽百年老友不復見
舊雨故人空一來南郢歌工罷琵琶西湖詩板生青苔
感懷欲去重回首黄柳白鴉增暮哀

南京户部主事王君彦奇作浮橋于上新河之

鈔關

上新河畔結新梁南國爭誇粉署郎涉險不勞憂競渡
行人何止便征商凌風晝鷁衝艫近鎖岸晴虹亘水長
有志濟川身更壯遠期功業重鵷行

塘西行樂詞二首

山斗族孫秀榮鬻木淛之塘西十五寒暑矣予夜過馬小飲舟中因有此作

春雨横江夜繫船阿咸相語亦欣然太平隨地堪行樂一住塘西十五年

主榷官清樂事多歙州山木蔽官河憑誰為譜新吳調翻作塘西估客歌

贈都憲彭公

笳鼓東風擁使槎三吳隨處建高牙璽書帝付新臺命
官譜人傳舊相家令肅官曹羞簠簋心懸農事樂桑麻
文襄況是西江彦及取功名鬓未華
安城彭公彦恭自少司空易都憲廵撫江南諸郡兼
總餉事蓋廷議之公聖天子之特命也東南受福將
自此始僕有一壓之寄于屬部而通家契分慶慰尤
深相遇姑蘇無以為禮勉賦郡律一章奉贈致愛助
之意于萬一云

司馬司訓延至閶門裏劉氏園亭夜酌席上有作贈石田先生

舟行一月濺春泥偶到城西似瀼西容裏正難袪俗累市中何意得幽棲亭當竹外疑曾到路繞花間步欲迷却喜石田同夜話每容斯綃買鸎溪

送太守文君赴温州

幾年南國事攻駒一日容乘五馬車管轄丈移先到海登臨詩刻尚留滁同官燈燈多新契行李蕭蕭只舊書

萬里壯圖應有在清霜纔入鬢毛初

出守温州羨此行永嘉賢守舊知名山川不待披圖閲老稺從教夾路迎車畔雨催農事足筆端風掃簿書清春來定續西堂夢為遣詩郵入鄭城

長洲文君宗儒初舉進士宰永嘉以政績卓異名丞太僕于南京既而值家艱不出者久之永嘉之人思君不置而公論亦恒在君遂有温州之命君猶遲遲如不屑浼于世故者其視汲汲宦途惟恐後人者相

去遠矣會子被命北上道出吳門乃賦二詩勉其行

君弟宗嚴亦舉進士予考秋闈所得士也今宰鄆城

故詩及之

郝侍御作餞惠山

曉入青山十里遥夜分晴雪未經消身猥午火猶生粟

面拂春醅稍帶潮苔石句留泉上刻竹爐香沸木間寮

豸冠鄉曲情如海不奈東風促畫橈

題畫

綠陰橋下水潺湲手弄春盃卧看山北渡又從塵裏去

披圖真羡野翁閒

次韻贈衆謙侍御

舊譽分明重六廉豸冠新望士初厭關河雨足千艘快海國風清萬竈嚴九澤有防先節費三邊無積正需鹽長淮南北廵行地聽數匡時策幾添

遠别相望路幾何重逢驚閲歲華多老予再入圖書府羡子長優政事科兩岸顛風吹驛柳一帆新雨下宫河

留題正寫忘年契敢向詩壇鬬伏波

象謙予同年友孔貽地官之子舉進士知浦城有異政甲寅歲相見京邸嘗賦詩期之五年矣今以侍御受命巡鹽南淮兼督河事值予北上得會廣陵酒罷出應寧憲副之作相視請繼一言因步韻二章為贈兼致別意應寧句險語妙而鄙作差次其後不稱可愧哉

桃源行為揚州王彥平太守題畫

前村雞鳴後村應四山如城石無磴男耕女織自春秋
不許世塵通一徑繞溪種桃無雜花十里五里明朝霞
穿花作路記來往秦虐不到山人家捕魚深入者誰子
鳴榔忽過青山趾溪亭老翁疑且驚失路何人誤來此
小問市朝經幾主客云有晉今太康邀歸戀戀作雞黍
屈指悠悠悲海桑異事流傳寧復再神仙已遠丹青在
昌黎有作誠得之餘子雖工亦何逮我嘗三復柴桑吟
桃源楚地幽且深楚人讐秦不相屈忠義誰明千載心

竹鶴老人年九十點染生綃墨猶濕楚江山水晉風神
却似身曾到原隰維揚太守開别筵披圖細玩春風前
興酣一訂武陵史為君改賦逃秦篇

題郭總戎畫卷

林霏山色有無間展卷聊乘幕府閒一笑對君揩病目
恰如歐老在平山
諸公詩桊一圖間十六年來似等閒天子聖明公力健
早將名字勒燕山

被名北上與總戎郭公重會淮上再閱是卷不勝惘
然賦二絶以紀歲月

古椿絳桃圖

百丈靈柯立青鉄一簇仙花綴紅雪天然異種如二難
故向人間鬬奇絶緑陰下掃黄塵空花氣入水香冥濛
等閒閲世動千百萬木幾許驚秋風行臺作壽淮南道
堂上爭看畫圖好稱觴正得汾陽孫下筆還歸石田老
大夫六袠心炳丹腰帶横犀蒱笏冠仙李分桃作春色

栢臺與椿同歲寒歲寒春色交無已甲子重添一籌起樹腹長隨壯節堅花容似助酡顔喜西垣諫草應不磨南國甘棠遺愛多活民有功天所與綺筵不用還丹歌

總戎郭公請石田沈君繪古栢絳桃以壽都憲李公而學士西涯先生為賦長詩情景俱盡秋官分司主事李君復索予言予言豈足以步郢曲之後哉然都憲公與予同出南畿素重其人情有不能已者倚玉之笑固不暇計也

船窗新糊喜晴偶得一絶柬鄭萬里

新紙船窗似雪蓬晚晴初上夕陽紅披圖為客題詩句稍類南山竹院中

次原博少宰詩韻

渡江已半月終日勞賔餞夜夢江上山恍若浮盞面覺來啟篷閲千里横一衍遥青出緑髻忽爾天外見明明詩紛落隱隱畫屏獻安得一往登趂我雙足健漁樵日來去過眼不知羨珍重𤓰菴人偕此泉石願

予每過江即以山少為憾故有去我青山如避俗及只從圖上看青山之句今觀原博少宰詩適會此意水部來君伯韶以是卷見閱因和一篇

輓襄陽何太守原其子徐州守宗禮索賦

故山埋玉幾朝昏何武雖亡美譽存八袠鶴齡開上壽兩回鸞誥沐殊恩政聲獨步儒兼吏經學相傳子又孫定有史官增列傳莫緣哀些為銷魂

題雪洲卷

船窓手披雪洲卷王子作圖滕子篆残編亦有賦兼詩入眼平生驚一見澄江叔度真高人曠視百世非常倫浮槎獨抱江海志草屨不踏京洛塵漁翁笛裏歌聲闋春到梅花幾愁絶諸公久作地中仙一洲漫存圖上雪分司使者都水郎舊物所寶非青箱撫時懐古三歎息彭城北去春流長

江陰夏君如山以冬曹主事分司徐州予過之出其曾大父雪洲卷相閱嘉歎之餘賦此

贈夏主事

迎養紛馳水部書行庖仍載武昌魚推封指日來光寵過客長時問起居白首愛看陶母傳春風頻試老萊裾後園多種忘憂草歲歲看花奉板輿

別良佐學士

臨清河下遇學士良佐先生赴南京視篆舟中少敘殊不盡久濶之懷也次韻王汝大理一篇明日來別良佐下東昌而予則入瀛海滄州之境矣

相逢初慰别來情無奈君南我北行猶似一燈分禁直不知雙棹艤臨清江山此日歸題品臺閣他時待践更莫為話長憐夜短明朝岐路隔滄瀛

夜泊河西務京兆楊君恒叔携酒見過别後賦一律奉寄不棄衰散和教為佳

驛舟見訪閙春酤促席論詩清夜徂閲中舊數十才子池上今看孫鳳雛花分燭灺落銅剪聲沸茶香鬧竹爐推篷送客得奇賞一天明月窺平蕪

贈侍郎鄭公

户部侍郎鄭先生考績還南京適敏政北上邂逅潞河之滸晤言甚洽而先生乞歸之疏一路相傳欽羡無已謹賦近體一律奉贈少寓三十四年詞苑末契之萬一云

東風吹綠漲平蕪彩鷁乘春向舊都禮學共推周柱史家聲無忝鄭司徒三年獻績承優寵兩疏求歸激懦夫老大相逢愁遽别欲將宫錦博離酤

贈方太守士華

侍御方君士華之擢守淮安也值予被召北上得會潞河之滸輒賦一律奉贈念君往歲嘗按南畿枉顧南山竹院觴詠終日其情至今不忘也因詩及之

北望紅雲半日程我來君去不勝情一麾命下初分寵三尺臺端久得名春雨綠蕪新別意南山脩竹舊詩盟遥知不負疲癃望淮水東流足頌聲

送張庭毓赴南京大理評事

一尊撾鼓發官舟千里薫風屬壯遊恩拜兩京同雨露法操三尺本春秋離情轉盼蒼龍闕勝覽遥經白鷺洲遠業共期君聽取江東原自重名流

吾郡張君庭毓以麟經舉進士第擢大理左評事赴官南京遠器宏施實昉于此然維桑之誼有不能遽別者因賦詩贈之

篁墩文集拾遺

明 程敏政 撰

考 序 記 墓誌銘 跋 贊

聖裔考

先聖之後凡嗣爵奉祀者謂之大宗子宗法在禮不可不慎重而考諸史籍則因襲之間尚有可議蓋自先聖一傳而泗水侯再傳為沂國公沂國五傳生順仕魏以孔子後封魯國文信君蓋聖裔之受封始此順生三子

長曰鮒秦封魯國文通君又為陳王博士次曰騰為漢長沙王太傅次曰樹而鮒騰之後分為兩宗鮒六世生何齊成帝時梅福上書言孔子殷人宜封其後以奉湯祀遂封何齊為殷紹嘉侯尋進爵為公地滿百里此一宗也騰四世生霸元帝時賜號褒成君奉孔子祀此一宗也然則紹嘉公乃大宗褒成君乃小宗何齊生安光武時嗣爵又進封宋公為漢賔位諸侯上霸三世生均平帝元始初進封褒成侯均再世生損和帝永光中徙

封褒尊侯至獻帝初國絶葢兩宗至于漢亡俱失傳矣
魏文帝黄初中復求先聖之後得議郎羨賜爵宗聖侯
傳再世生震晉武帝太始初改封奉聖亭侯震再世生
懿隨元帝南渡居㑹稽孔氏自此復分南北兩宗懿生
鮮宋文帝元嘉八年以罪奪爵十九年以隱之嗣隱之
復以子不道失爵二十八年以惠雲嗣又以重疾失爵
孝武大明二年以邁嗣邁傳其子琇亦以罪失爵此南
宗也後魏時求先聖之後得二十七世孫乘以為崇聖

大夫孝文太和中改封其子珍為崇聖侯珍三世生渠北齊文宣帝改封恭聖侯入後周宣帝進封鄒國公渠再世生嗣哲隋煬帝時改封紹聖侯此北宗也然則從元帝南渡者為大宗受北魏所封者為小宗南北兩宗至于隋亡又并失傳矣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始得先聖之後德倫賜爵褒聖侯德倫再世生燧之玄宗開元中進封文宣公傳七世生光遭五季之亂失爵為泗水令有灑掃戶孔末欲冒襲封盡殺諸孔氏光妻生子仁玉

方九月遂秘養之後周時乃得嗣爵入宋而卒至太平興國中復名仁玉之子宜嗣封宜再世生聖祐無子以弟宗願嗣仁宗嘉祐中以祖謚不可加後人改封衍聖公宗願傳若蒙哲宗元祐初改封奉聖公若蒙坐事廢以弟若愚嗣復為衍聖公若愚傳其子端友從高宗南渡居衢州孔氏自此又分南北兩宗端友傳四世生洙以宋亡失爵此南宗也偽齊劉豫自濟南僭位得先聖四十九代孫璠賜爵衍聖公豫廢金因之璠三傳生元

措金末崔立作亂降元遂并俘元措以去此北宗也然則從高宗南渡者為大宗受劉豫所封者為小宗矣元措入元而卒無子乃召洙俾嗣爵固讓歸衢州仁宗延祐四年名中書定議先聖五十三世孫當嗣封者遂得元措宗人思晦以聞思晦受爵以卒因子貴追封魯郡公蓋今之為大宗子者皆思晦之後矣夫宗禮先王之所制蓋以正天下之大倫而絶爭端者也先聖定禮樂以為萬世法而況其後人奉世祀可不慎乎夫以魏唐

之初其所封者史既不載其世次而凡在北宗者又皆出于一時之訪求乃以當大宗子之責亦異乎先聖之禮矣必不得已則南宗猶為近之蓋南宗出于當時嗣爵之人而北宗則其跡且遠者或乃以去宗國為南宗之罪以守林廟為北宗之賢則又有大不然者焉以史考之凡出于北宗者實皆逃難四出流落民間非真有仗義守禮之心效死而不去者也然則取此去彼又豈大公至正之道哉矧北宗祖揩始受逆豫之命而終于

至元之年所謂因襲之間尚有可議者凡以此而已作聖裔考

蘇氏檮杌序

人皆知宋有王安石者其學術邪謬足以亡人之國而不知有眉山蘇洵及其二子軾轍之罪浮于安石倍蓰也夫其罪之所以浮于安石者何哉安石尚知三代為可法而蘇氏以湯武為簒弑安石尚知莽操為可罪而蘇氏以荀彧為聖人安石尚知以明道為忠信而蘇氏

以伊川為姦邪必欲殺之而後已諸如此類皆儒者所不敢言亦不忍言而蘇氏偃然自聖不復顧忌其絶天理壞人心罪不可勝誅矣蓋安石之禍禍一時蘇氏之禍禍萬世子朱子生蘇氏之後其知之特深故凡見于言語文字之間者斷斷乎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其言比于柳洪水驅猛獸却戎狄蓋好惡之正出于天理之公為後學者所當世守也今去子朱子之後益遠而為蘇學者益盛竊不自揆謹取子朱子平日所黜蘇氏之言

萃為一編凡近世諸賢其議論有合于此者悉附其後題曰蘇氏檮杌以寓除惡務本之義嗚呼後孔子而生者若孟子之距楊墨韓子之闢佛老朱子之黜蘇氏其功蓋同而世有未之知者楊墨佛老之禍顯而易見蘇氏之禍深而難測要之則皆叛聖人之道者也故常以謂楊墨佛老之學如劇盜蘇氏之學如美色其禍皆足以殺人然劇盜之禍人得而避之美色之禍則陷其術中而不悟者也繕寫成并僭為之序以告學者而首以

安石為言非恕安石也所以甚蘇氏之惡云爾天順五年龍集辛巳長至日書

送吳君肅清知臨川縣序

董子曰守令者民之師帥夫師所以治民師所以教民也我朝垂示守令每郡縣輒為兩亭于門外大署其榜曰申明曰旌善人多忽之而莫知其所以名者夫申明講畫舊章政之本也旌善使人興行教之所由生也今之言政者乃指任教為迂濶言教者亦指任政為俗吏

之二者皆非也政教者輔車之勢烏可廢其一哉予友吳肅清將赴臨川令諸常所往還者相與餞之都門外而推予為之詞嗚呼政教之說夫人能知之而況吾肅清其必有不言而契者矣獨以臨川在古為巨郡則請尚論其世以與肅清商確之臨川先賢莫盛于荆國王氏象山陸氏然王氏之治以利為先非吾之所謂政也陸氏之學以禪為宗非吾之所謂教也王氏當國廢春秋而不以設科陸氏早年詆朱子而與之立敵類非後

學所敢輕議者今肅清以春秋取上第而又生於朱子之鄉兹之往也能不嚴所趨而慎所擇哉草廬吳氏亦出臨川然其論政則先義後利為學則尊孔黜墨雖間與陸氏相出入而其畔道者寡矣肅清尚求其遺書而讀之庸以施諸有政而廸其士民務與古之儒吏同科以不負列聖垂示之明訓庶幾諸君子贈言之意乎若夫報政而來旌異之典臺諫之擢皆肅清所宜有者不預道之以為諂也成化十年甲午中秋節假日

翕樂堂辭序

祁閶邑南康處士志高之年七十也凡親疏之族老壯之友內外之戚稱觴祝壽遠邇畢至有請予記其翕樂之堂以致慶者矣在邑之善和程氏曰儒學生啟復以文為需予固辭曰言不可若是其贅也而其請益堅曰處士與啟之父用仁叔用亨相友四十年故啟兄弟亦得與處士之子佑從予倂輩篤世講之好甚久宗長宜無靳一言予不獲已而思之得其說以告曰在詩有之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黄髮台背壽胥與試所以祝其人者至矣而又曰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歳眉壽無有害其言之諄復不厭其祝之再三不已誠以其人之賢也宜壽故詩人美之不一而足焉如此則予于康處士之壽雖欲已于言豈可得乎然處士孝友之德淑慎之行所以增輝先人埀裕後昆揚芳里閈者予前已述之雖更僕不出此矣所以壽處士者其賔從之都讌集之豐禮意之勤惓亦可謂極一時之盛矣若

然則予于處士之壽亦何煩于哆哆而後為快哉顧先民有云情動于中而長言之不足故咏歌之于是乎諧聲而播之于樂今去古遠矣大音既散詞曲繼興奏之閭巷之間以為善人吉士之勸亦有不可盡廢者焉處士誕辰在五月二日有嘉令筵核斂維旅長者奉盃酌而升少者擬几杖而侍心豫體休洩洩融融盃介壽祺自今伊始乃為辭一章畀啟俾稱壽之際付歌童調之以侑觴處士能樂聽之而罄一日之歡于翁樂之堂則

吾宗之所願望于處士者亦庶其少副哉詞曰

翁樂堂中七十春松喜津津鶴喜津津薰風開讌慶生申主也精神容也精神甬泰蒲觴漸及辰節又更新曲又更新願期遐筭比靈椿不是堯人誰是堯人

逸菴行樂詩序

歙吳氏雖多以向杲為望向杲之吳雖盛以宋校書友堂先生為望友堂者晦菴夫子之高足弟子也友堂傳十二世為逸菴君廷馨端偉碩裕能奉其父之遺訓而

睦其弟昆納交一時知名士為鄉閭所禮重閭以輸粟賑饑荷恩例有冠服之榮而無職守之責乃以逸名菴有子曰鎧能克家其女之夫曰方岩將規所以壽君者乃請石田沈氏作逸菴行樂之圖且乞縉紳士夫詩以副之奉以請予序予讀之竟則為之憮然曰世降俗偷人之去道也益遠故有逸于其身而勞其心者有勞于其身而逸其心者身心之逸勞相乘而人之德偽繫之矣若逸菴君則因勞其身以逸其心者歟予觀諸君子

之詩皆徒知其逸而不知其有不逸者存焉爾周武王受丹書之戒退而銘諸几席諄諄乎敬怠義欲之間衛武公作抑戒之詩以自箴而尤致力于慎出話敬威儀之項考之當時二武皆年九十餘而不自暇逸者如此此其卒皆以聖稱而記禮編詩者謹取之以垂訓後世者也逸菴君生文獻之後淵源考亭誦法詩禮今年週一甲而力善不倦其有慕于斯乎夫既以承其先施其家其心休休其體愉愉脫江湖之險而享溪山之樂孳

讓于豐年正位于鄉射優悠太平將自兹始宜乎聞之者有取于其人而詠歌之也彼利趨而欲征以求逸其身而勞其心者讀行樂之詩考逸菴之行其不慨然有感于是乎惜予被名入朝行李載道不得舉一觴于菴中以求君之所以為逸樂者姑序之云爾

慈壽堂記

女婦之德莫大于慈而其福亦莫先于壽修其德而不獲乎福者理之變叨其福而不本乎德者事之倖值理

之變不能懶諸已得事之倖不見齒諸人二者一由于天一繫于人然繫于人者其本也然則人其可不力其本以聽乎天也哉茍盡其在已而不獲諸天在婦女固不失為賢淑在丈夫亦不媿為君子然所以為可慶之地胥無矣求其德與福兼人與天符若汉川孫母程孺人豈非其人乎其以慈壽名堂而來士林之歌咏有以也孺人出富溪碩宗歸汉川孫君以善為士和處士之介婦孫氏𡚁盛日漸以隆孺人協諸娣姒内勤職業豐

甘旨潔滫瀡以孝事其舅姑故以善君兄弟得畢力于外致貲充業隆以豐碩孝友名其鄉孺人不為無所助以善君中道而逝孺人撫三子深茂森胥底于成時茂未授室督教之甚力遣入儒學畀習舉子業曰此汝父之志也宜勗之于入試必送之門喜願其捷反室又憂念甚苦及不偶而歸則加慰勞但曰在已者不可不勉在人者不足計也三子者奉訓唯謹居庠泮則為佳士遊江湖則為良賈宗姻稱之鄉黨榮之歲時萃會于堂

承顔順志唯恐失其懽慈孝之真天倫之至未易以言語形容者諸君之聲詩或託興以寓其頌祝或婉言以歆揚其盛美蔚乎粲然視古詩人之擬岡陵頌壽母者誠不多讓孺人壽將六十予族姪師魯于茂有麗澤之益間集諸詩章成卷請予記其事致之茂以壽孺人予以壽期尚數歲雖諾之未暇為也時服闋赴召命師魯舟餞于淅之青溪復申請曰孫孺人之壽期誠遠然預致以罄吾情宜無不可者于是乃述慈之出于孺人者

有自然之懿壽之獲于天者有必然之徵其視值理之變得事之倖而無可慶之地者相去何啻霄壤然則三子者之力學幹蠱異日所以為慈壽之榮者亦可以前卜矣則宗工鉅儒且將有不一之書以為斯堂重予言特為之兆爾是為記

雲溪程氏宗賢祠記

雲溪程氏宗賢祠之將建也其族之彦曰用高奇壚志弘倡議于族老士新孟高等既而相與詣南山請質於

予予是之繼具其事白于縣時三山李君文暉以前監
察御史知休寧又嘉許之且給帖坐名任事以急其成
功乃弘治丁已夏六月也于是士忠用高竒壚鳩金裒
材以經營之而真亨德昭竒珏竒瑋廷芳等率衆為之
佐閲明年春正月而工訖儒學生天錫嘗從予游且以
予同出唐都使公後持譜列狀來請記焉值予服闋促
裝赴召命雖諾之未及為也水途遇暇始克取狀而締
閲之以始遷祖唐御史中丞都使公澐主祀其中其列

祀自宋歷元以及國朝凡八十人其諸宗賢生雖異世出則同宗或發身科第或舉自賢良或典兵柄而盡節義或居要位而竭忠誠或官郡邑而福澤黎民或主師席而克成士類或肥遯丘園而孝友貽閫要其出處雖有不同而其功業德善之有光于前裕于後者又豈有異乎哉是宜子孫立祠倫其世次第其行名以列祀之也雖然是祠之建固足以見其崇德敦本之心李君之與人為善尤足以見其化民成俗之意後之人誠能酌

幽香而起敬覩遐躅而興思處則善其道于已出則推其道于人而于斯祠之立豈不燦然為之有光哉否則雖日陳籩豆時事駿奔不過按常典叙昭穆而已其于所以立祠之意幾何其不孤耶詩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後之志于繼述者宜有味于斯言其宗賢名之列以行不以時為先後者叙昭穆也悉列于左方故此得以畧云

臨淄縣儒學訓導程天爵墓碣銘

天爵既葬若干年其子奇壚始以其族人逸民所為狀來南山請銘其墓上之碣予抱病倚廬而于一切文事皆謝去既而服闋赴會典副總裁之召其族弟天錫從予游亦屢以為言官舟暇日始克取其狀而序之天爵諱貴先世居篁墩與予同出陳將軍忠壯公後至唐御史中丞公濤以保障鄉井拒黃巢領兵駐東密巖遂居汊川從孫秔唐末分兵鎮婺源陀川後嗣東密巖將乃居臨溪秔十八傳曰宗者號無菴為泰軒之後遷居汊

川泰軒實中丞十七世孫也宗生强强生謙字士益號
益齋永樂中舉賢良仕為福建鹽課大使君之祖也父
友賢字孟清負問學儁爽不羣别號蘭谷娶處士俞新
民女有懿行君生資禀異常經書過目輒能成誦年十
七充郡庠弟子貟業春秋先諱桂字永秀以犯玉牒諱
故易避之閱五載補廩膳天順戊寅丁内艱受業于祁
門汪公回顯既而復入新蔡從汪君瑞游而業益進壬
午起復屢入鄉試不獲薦以貢上京師予始獲識焉講

宗好叙眧穆當字子為叔予深幸吾族之有人如君者不易得也銓考及廷試俱在優等授福建汀州府儒學訓導時槐塘族人熙同知郡事雅知君知府餘姚徐君瓚亦愛敬甚至暇日與教授廬陵段寛以詩酒相欵洽謂道之實不在語言文字之間而具于性分之内不在高虚深遠之際而寓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淑身以此教人庶乎無媿古人矣清譽雅望翕然為一時師儒之表丁酉以外艱去任服闋改授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儒

學訓導訓誨之篤不異于前廵撫都憲常州盛公分守參政李公俱知其賢而遇以殊禮知縣缺員兩檄署之成化乙巳以末疾告休及抵家號居易毎病少間則徜徉泉石間舉天下物無足動其中者是歲孟冬舊疾復侵謂其兄鈍菴曰吾其不起乎閲旬餘頽然如醉而逝乃二十日也成化丁未十二月甲申葬里之上嶺月形背亥面巳距生正統丁巳五月十三日配同里汪以廉處士女淑慎慈恵克修婦道子男一人即奇壚也娶里

之趙氏女女三人長適閬川畢葵次適涪田朱岩旻三適同里范棊孫男一人孫女二人君平素莊重有古人風度讀書必欲措諸踐履故口無戲慢不經之言身無卑汚苟賤之行其始為士以及居官同儕自以為不及遠甚惜止于斯而已嗚呼悲哉銘奚可辭銘曰

猗哉若人古之君子言無可擇行無可訾旣薄乎仕亦嗇其年爰為之銘昭彼重泉

書大學重定本後

大學章句朱子所訂且爲格致傳補亡有大恵于後學朱子既沒矩堂董氏槐始謂格致傳未亡乃襍于經傳中未及正爾王峯車氏若水慈溪黄氏震魯齋王氏栢山陰景氏星崇仁王氏巽卿及國朝浦江鄭氏濂天台方氏希古皆有論説大同小異而于第十章亦有從程子所訂而少變之者走嘗欲合諸家著爲定本而未能也近多暇日黙記衆説參互考之手自録出如右他日獲放歸田當再加紬繹并訂其註疏而凡諸經子中有

先儒成說可還其舊者悉加釐正以俟後之君子而不敢必其能遂否也

唐翰林學士承旨劉公依仁像贊

公諱依仁祖居彭城唐末官翰林學士承旨出守江南因亂遂家休寧其後世有顯人詳載縣志公裔孫文信間奉其遺像請予贊

儀容端肅器識敦淳翰苑論思陳所藴以致乎主大邦出守推所得以澤乎民爲愛山川之秀麗爰居休邑以

終身大昌厥後良本乎仁此所以雖傳世之既遠而畫像之如新也

宋秘書丞若思汪公像贊

此宋秘書丞若思汪公之像也其世孫存仁以其叔文發輩來京師奉以請予贊

儀貌恢顥丰神秀異為越國之聞孫實將作之難弟問學該博而弘深文章渾浩而精至讜論之陳也允愜乎上心官次之膺也荐歷乎中秘惜乎用未究其設施之

才業未酬其平素之志所幸生其後而居其鄉敢謂知其人而論其世也邪

歙巖鎮旌義汪溪雲翁像贊翁諱士和儒學生曜之父

髮鶴鶴顏酡酡言温行質禮恭意和晩年三逕松菊壯歲五湖煙波賑貧濟乏之義孰能過是宜烏紗銀帶受恩之重芝蘭玉樹集慶之多也歟

孫母程孺人像贊抗口用威之母

質如圭潔氣若春温婦行之淑母道之敦既儉以勤至

老不諠亦慈且仁爰及外孫年邁而往懿德靡淪陟降
庭只終古若存

歙信行方德貴處士像贊

威儀秋肅氣宇春和身範一鄉之俗胷涵萬頃之波不
驕不吝無倚無頗惟欲濟人而利物何心衣紫以鳴珂
六旬既邁兩鬢未皤是宜享子孫之孝養而來善慶之
繁多也歟

與翟尚實避暑城南郊園晚歸聯句書扇寄汪

廷器

避暑歸來踏晚凉郊行不覺意相將蟬依緑樹秋聲近馬脱紅塵野趣長柏手醉憐人似玉洗心清愛水如霜浮生良會真能幾莫惜吟鞭裊夕陽

壽程母唐孺人九十

歙庠生仁世居槐塘宋丞相文清公之裔於予為族子中失所怙其祖母唐孺人年九十母朱孺人年五十俱無恙在堂生與二兄一弟奉二母甚謹

嘗從予求詩予嘉生之孝且喜二孺人之晚福未艾當見其孫子之顯達為有日也為賦短歌一章致慶禱之私云

蕭蕭白髮明朝暾融融丹頰如春温膝下雖無彩衣子目前喜有蘭芽孫子婦來歸本華族半世孀居謝膏沐時時湯藥尚親嘗夜夜衾裯奉姑宿君家孝德如有傳君家慈壽天應憐六親次第獻春酒晚節願比松筠堅我郡槐塘推巨姓一孫况說才華盛青雲有録待他年

恩典還看表重慶

篁墩文集拾遺

篁墩文集後序

此我篁墩先生集也先生居館閣三十餘年製作之富流布天下天下之人莫不愛而誦之少師長沙公謂其宏博偉麗成一家言質諸今日殆絶無而僅有則先生之文為可知矣先生没稿留于家者百二十卷族子曾嘗選其文之粹者以白邑尹大庾張君九逵刻而行矣觀者猶以未得其全為恨于是曾復上書郡守博羅何公歆公曰此予責也遂取先生全集而刻之汎嘗灑掃

先生之門謹序其後嗚呼先生一代人豪也文翰雖其餘事而抱負之宏造詣之邃蓋將于是乎徵如萬言應試一策敷陳時之大畧宋紀受終一考訂千古之大疑續修宋元鑑謹嚴得春秋之大旨附註心經考合朱陸之道則又深探理學之大原至疏宋儒龜山楊氏從祀孔子而斯道之大統以究詒視學讖眞而不獻而敬先師之大禮以明請以德祖比周后稷太祖太宗比周文武百世不遷奉祧懿祖歲暮祫祭孝穆太后比周姜嫄

別廟奉享而宗廟之大典以定以國初佐命勲舊泯而無傳非所以昭先烈乃策兩漢故事以禄食其後而君臣之大義以隆以四配大賢之考位文廟廡下為未安請别建祠以祀叔梁紇而以顔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而父子之大倫以正凡此皆先生學識之過人足以濟時而淑世不但華國而已柰何忌之者衆使先生不獲大用是可慨也雖然遭時譏沮在昔聖賢有不免者豈惟先生然哉噫先生不可作矣而其文之行于世雖

然與奎壁爭光巍然與嵩華爭高此又可見君子之所恃以不朽者固在此而不在彼而復何憾哉復何憾哉

正德二年丁卯冬十有一月長至日門人承德郎南京工部主事祁門鏡山李汎謹序

書篁墩文集後

歆蚤嘗學于家惟科目技藝是攻及入大學私竊有志于聖賢之道父師亦視為可教乃授之以六經于是既竭才焉數年未有得蓋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徒日仰嘆而已父師因進之曰六經斯道具在四子寔發明之其微辭奥旨探之益深窮之益邃固非學者一蹴能到也夫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學之序也汝盍思焉若徒馳騖于高遠而忽卑近則志荒學廢矣

何有于道哉况今之所謂學者類不過精通乎文辭耳通乎文未便至道焉于學也亦庶幾矣歆曰文所以載道然古今作者多矣奚其師則又曰唐之韓柳宋之歐蘇其文甚練而于道亦該博當時學者皆宗之第究心焉于是又淹歲月習見四公之文雖有純駁之不同要皆一代之文豪可以行于世者而于道之該與不該歆不知也既而得吾鄉瓊臺丘公所進大學衍義補其考據精詳論議宏博且為文温潤典雅不怪不華比之韓

柳歐蘇雖各自成一家之言似多弗畔于道可以謂之文者以今視昔以後視今古今人豈相遠哉且念自入國朝百餘年來文運熙洽作者寧復無如韓柳歐蘇者乎迨弘治壬子計偕上春官幸為今少師西涯李公所收錄時丘公在館閣據禮當見因請求當時之文人丘公歷數自宋景濂諸公而下至于其同時又極多推讓而篁墩程先生亦在所愛重焉且曰篁墩晚年進學其為文才富氣銳可嘉也于時竊識之未幾謬拜南臺自

是匆匆職業不閒他務已乃聞篁墩賞志以殞矣惜哉
弘治已未承乏清理西江戎籍至壬戌竣事還臺即領
守徽之命篁墩徽之休寧人也思之不可得復見矣因
訪求其遺文于其孫錦衣千戶君壎與其從子門人廩
貟曾遂以全集求刻因得檢閱竊見其以才驅氣以氣
駕文豪放奔逸俱有餘地匪直如立公所云富鋭而已
也雖于道亦未知其如何要亦韓柳歐蘇之儔與立公
大學衍義補俱世不可無者也歆也慕之久既恨其得

之晚敢不公其傳于天下以彰國朝文人之盛耶慨然許刻而未就板其門人有撮其一二刻之名曰篁墩文粹時論皆不厭以為篁墩之文不可揀選也正德丙寅歆以考績上京師謁見少師公首以此為問歆具白其意因與錦衣君以全集請序公曰篁墩之文誠不可以不全刻刻之非吾序之不可也歆奉候月餘公之序未脫稿然公事既畢理不可以久留而休寧尹張君九逵隨亦考績至乃令候之而張即擢入諫垣未及領至今

尹王君鍇來代之公始發與錦衣君領到乃正德丁卯三月也即命鍇督任其責鍇名進士老成有識素知雅重是文者乃銳意為之篁墩之門人鄉進士王君寵汪君玄錫與曾尤校對容審刻完錦衣君固請吾序其後噫篁墩先生之文吾師少師公序之詳其履歷顯晦終始大抵皆備如柳柳州之文得韓昌黎序之其文益足以顯行于世無疑矣歒何人敢當其後哉然義有不容辭者謹系數語于末簡庶見景慕之有由與夫全刻之

歲月云若必求其歸于道惟六經四子在尚復何言正德丁夘秋八月之吉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直隷徽州府知府前監察御史廣東博羅何歆書

篁墩文集後序